

民俗

### “周游”的年货

刘兵

那年春节，因为父亲帮邻村大叔盖屋起梁，当时他觉得工钱不够，趁着节前，特地送来一些土特产和一条一尺多长的青鱼，算是进一步表示感谢。

当时我家的经济捉襟见肘，节前赶集无力买足年货，所以，父亲把这条鱼看得分外贵重，能给春节锦上添花。大年三十，父亲亲自下厨，七拼八凑地做了十几个忽悠人的年菜后，他狠心把剩下的半盘油全倒进锅里烧热，紧接着将拾掇好的整条青鱼放进锅里炸。不大一会儿，一阵特有的香味顿时从厨房里飘出来。

平常二弟最馋，也很有心计，闲着嘴就等着这道唯一的大菜上桌。当金黄灿灿的油炸鱼由母亲端上来后，他兴奋得举着筷子喊叫：“娘，太好啦！咱家过年终于能吃上香喷喷的鱼喽！”机灵的他马上调换了离鱼最近的座位。见状，我们都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摆好热气腾腾的年菜，父亲特地让爷爷和奶奶搀扶过来，让他们坐正席。我随大哥在小院里放完了八百响的鞭炮，趁父亲站起来给爷爷奶奶敬酒的工夫，等不及的二弟一筷子戳过去，敏捷地在鱼背上挖了一块肉，丢进嘴里。没承想，他脑袋上却重重地挨了父亲一筷子。二弟边快速地咽着鱼肉边抹泪争辩道：“这鱼做出来不就是给我们吃的吗？爹咋打我？忒狠心。”母亲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赶紧把鱼换了个地方。奶奶见场面很尴尬，一脸苦状，就劝父亲：“娃子难得吃一回，就让他尝尝鲜。大过年的，哭哭啼啼，不吉利！”

二弟年幼，哪里知道，这条鱼做出来是道“看菜”，摆上来凑热闹，撑面子。寓意着“年年有余”。过年到初八这些天不能吃，让人看。这也是我们当地的民俗之一。大姐给我们讲了这些个道理后，兄妹几个才明白父亲为啥发那么大的火啊！

接下来的几天，但凡家人来了客人，总见母亲把那条鱼摆在桌子正中央。少了一块肉，被母亲巧妙地翻了个面，垫些黄花菜和黑木耳。由于挨过打，二弟心有不甘，再也不敢贸然向那条鱼伸筷子，看着它直吞口水。

初五那天，隔壁的三婶匆匆地上我家，送来一些土特产，拉着母亲在厨房里悄声说着什么。临走，母亲往她的篮子里塞了只大盘子，用毛巾遮住，亲自送她出门。

第二天，三婶家回请我们的客，还有她家的一些远房亲戚。三婶特地叮嘱母亲，叫父亲把我们三个小兄弟带过去。等各位入席后，三婶开始陆续上菜，我们都吃得热火朝天。席间欢声笑语，暖意融融。当三婶喜气洋洋地端出最后那道大菜时，二弟盯着那条鱼看了半天，奇怪地问道：“娘娘，我家的鱼怎么跑到你家来了？”

这一问，三婶满脸通红，手僵持着不知说什么好。那个场面尴尬至极。三叔推为情地搓着手，怎么解释也难以说得“通”。父亲大声吼道：“烂仔，尽瞎说。你叔家过得比我们强百倍，你啥时见他们跟我家借过物件？”接着，父亲又朝他头上横打了一筷子。二弟性子倔，边捂着被敲疼的脑袋边号叫：“你们大人咋骗人呢？这条鱼背上少了一块肉，就是前几天被我‘挖’的呀……”

随笔

## 大年乡戏

宋殿儒

日子跌进腊月，与老人家见面，最多的是谈论乡戏锣鼓了。

“娃子哎！我今个儿可是受乡亲们委托，来‘刮’你了啊！”

“怎么？今年的戏又演大了？”我知道，老人家张嘴说“刮”，一定就是过年村里的戏又演大了，不是又请了老师，就是要添置戏装和乐器了。

“那当然啊！今年村里人都搬迁住上了新洋房，那大伙过年不大‘弄’一回还行！”来“刮”我钱的二叔高兴得流着口水跟我说。

“那中，差不多？”

“差个万儿八千的，主要是，今年村里除了上一台大戏外，还要上一套排鼓呢！不过，大伙都说了，咱村里出一部分，个人捐一部分，在外工作的人每人再弄一点儿，就不愁了。”

提到乡戏，我倒首先想到的是过年村里唱戏的那个热闹喜庆局面。我的老家村子，是坐落在距县城有四十多里的一个山坳里。我小时候是在那里度过的。村里的乡亲们生活困苦的时候，每年三百六十天，几乎没有一个闲日子，也就是每到春节和正月十五这些天，乡亲们才有机会好好歇几天。平素村里的文化生活极其单调，除个别人有个收音机外，几乎很难看到大戏。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虽然村里有人有了黑白电视，然而，电视中那些大戏远远比不上乡亲们亲自登台表演的那个味道。所以，村里过年唱戏，就成了雷打不动的规矩。

村里的大戏，都是村民们自个儿扮演的。“文革”前，主要上演古装戏，“文革”

中，村里主要演现代戏。因为村里能唱戏的人并不多，所以，随着人员的不断更替换代，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唱戏的经历。

我八岁那年，父亲说，村里剧团，差一个儿童角色，要让我来演。我那时很害羞，但这在村民眼中根本不是理由。所以我最后竟然就成为了一名能登台演戏的小演员。那一次我演的是一个老老头，和演小老婆儿的一名娃娃儿表演《老两口学毛选》。团长用三撮白棉花当胡须，粘在我的鼻子下和下颌上。可能因为我第一次登台唱戏特紧张，在台上唱戏的时候，手就不自觉地将三撮胡须扒光了。惹得台下乡亲们笑得都趴到了地上。然而团长还夸我演得棒。

乡亲们过年唱戏，都是自己模仿名家表演的。由于没有名师指点，有时候能把戏唱走了味儿，但是，只要唱得热闹，能让大伙乐呵，就是好戏。这也是村里剧团团长经常给大家交代的。记得有一年，年戏开场前，时任剧团团长的爷爷对演员们说，这一场戏如果唱得让大伙欢笑和鼓掌喝彩，杀戏后就奖励每人一碗白面叶外加一个荷包蛋。为了这碗面叶儿，大伙那夜里演戏都很卖力气。

不过，村里过年唱戏也不仅是为了乐呵，还会被村民当成一种乡情亲情教育。

记得，我的二婶当年和村里的一个媳妇关系不好，甚至还有这一段儿姻缘之仇。所以二者在村里碰面都不说话。这种关系已经好几年了，彼此的疙瘩也解不开。可是那一年村里团长在安排《错姻缘》角色的时候，就有意安排二婶与她的

“仇人”扮演姐妹角色。起初，她们彼此都不愿意扮演，可是，她们顶不住村里团长的说教和鼓舞，因而就很尴尬地去演这出戏。到最后就因为演这出戏，她们慢慢地解了私仇，并变成了乡亲们羡慕的好姐妹。据后来二叔说，二婶和那个媳妇是被戏的剧情感动的。因为，《错姻缘》的原版是从聊斋上的《姊妹易嫁》改编过来的。说的是：素花、素梅是姊妹俩，素花自幼与牧童毛纪订婚，长大后，因嫌毛纪贫穷，竟在迎娶之日，不顾旧日情义，拒绝前去完婚。素梅激于义愤，并感毛纪忠诚，愿代姐出嫁，在上轿时，她得知毛纪已中状元。因而素花羞愧难当，后悔不已。可是，村里的团长为了解决二婶和那个媳妇的仇气，就把结局改成了一个大团圆。团长是村里的一个文化人，当过小学教师。他把素梅在发现自己要嫁的毛纪已是状元郎后，依然不嫁，风风火火地去把红盖头盖到了姐姐素花头上。剧情就这样一改，让村民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那出戏，那一年不但在村里唱得叫好，而且还被乡里请去在全乡各村唱了个遍。

现在想起乡戏，已有几十年的距离了，可是每到日子进入腊月，我的心就会经常游荡到乡戏热闹非凡的情景里。有时，我会在梦里唱戏，把身边的妻子吓一大跳，可是沉入我骨子里的乡戏情结没法改变，那是我人生风景中最温暖的一出戏。

现代化的脚步，已把我的老村打扮得花枝招展，然而美丽的村庄在乡亲们心中永远会飘着乡戏锣鼓的那条古老而温暖的彩带。

新书架

### 《文章皆岁月》

刘菲

本书为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先生晚年所作的散文随笔集，所收篇目由萧乾夫人文洁若亲自审定，全书向人们展现萧乾晚年关于自己关于人生的回忆和反思，他的公允，他的忠厚，他的软弱，他的自卑，他的谨小慎微，他的坚忍自律，他的坦白直言，他的自我反省，都会给当今读者更多启发和启迪。

作者萧乾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和出色的翻译家，富有传奇色彩的二战记者，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大师之一。1935年燕京大学毕业后，主编《大公报·文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英文版《人民中国》和《文艺报》副总编辑、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绿城杂俎

### “福”字品流年

一心

记得童年过春节时，大红“福”字贴满门楣、窗户，我曾仰头问父亲：啥是福呀？父亲笑答：你嘴里含的糖块是福，兜里揣的鞭炮是福，墙上贴的奖状是福，还有……我似懂非懂，接过话茬：娘蒸熟的馒头点上的红点是福，刺烂的内馅是福；爹装满粮囤的粮食是福，给我的压岁钱也是福……

外出求学，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长了知识也增了烦恼。春节放假，我凭着学校练就的毛笔字，接过了村里老先生的班：写春联。乡亲们络绎不绝，我忙得乐不可支；从上午写到傍晚，从腊月根忙到过除夕。饱蘸墨汁，我写得最多的仍是“福”字。

“福”字写完，我感觉不到福的存在。家里除了饺子，好菜寥寥；鞭炮很少，烟花没有；更为难的是过年没有新衣。于是，我不外出，不串门，将自己反锁小屋，盯着炕尾墙上的“福”字发呆，独自伤怀。母亲劝我：爹娘没啥本事，以后全靠你自己闯了。我不言语，却牢记于心：过了年，我只有努力！一定要争气的劲，何尝不是一种福。这福，酸涩而有力，助我成长！

毕业，回乡任教。很快，谈婚论嫁，有了小家。春节，在租住的小屋里，我和妻子贴上“福”字。望着贴在房东家里的“福”字，我黯然神伤，自觉愧对妻子；可她却毫不在意，用嗔怪的亲切口吻命令我大扫除、包饺子，准备过年。心中暗喜：生活清苦，但妻子并不嫌弃、从不计较，这便是莫大的幸福啊。

女儿稍大，我便携妻带女回家过年。父母依旧在老屋里进进出出，围着灶台忙忙碌碌；有了我们兄弟小家的融入，狭小的院落热热闹闹，拥挤温馨。二老虽已耽，步已慢，却喜上眉梢，乐在心里。我贴春联，父亲领劲搓麻着；女儿指着“福”字问：啥是福呀？父亲的答案一如当年，我心中倏地一暖。年夜饭时，女儿还在问，母亲笑答：有你们这帮活蹦乱跳的小猴崽子，就是最大的福喽！我有感而发，举杯道出了兄弟们的心声：二老健康长寿，才是全家最大的福呀！

散文

### 活水

周苏荣

冰割碎，咯吱咯吱响着，融化到水流里。没有浪花，水波钻到底下淘，许多的水泡和浪花，脉搏一样在冰下鼓跳，浪头一来，顺势就把忽闪着整块冰掀起来卷走，冲刷下的泥土把河水都染浑了。

河风吹来远处的水声，听着像从冰山上下来的，清冽中透着兴奋和急切，时有回顾，心存眷恋。身旁漩涡中翻上来的声音，像是落到雪堆里，落到土层深处，不是从喉咙，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和春犁刨开泥土的声音一样。

我故乡的小屋，步行三分钟到河边，县城的小屋，五分钟到河边，同一条河流在我心里住了四十多年，不管风霜雨雪，天气一变，我就跑去看它，就像去看母亲。此刻，面对眼前的这一条河，我没有倾诉的欲望，只想远行，越远越好，没有终点才好。因为它让我冲动得两脚发烫，看不到当下和脚边的土地……

我追着一根竹子，看它在水中浮沉，在漩涡里转一下，被急流带走，渐渐远去。亲眼看着一截朽木被漩涡一点点

出，推到岸边，同河沫一起翻浅，我跑到小树林里，捡来一根长棍，重新把它推进去，没多远又被抛出来，我再推它。我想让它去远方。我从衣服上摘下两粒苍耳子和朽木丢在一起，不一会儿它那黄土色的成熟果粒就超过朽木，跑在最前面。

我想到人类和遥远。

人像种子一样撒向大地，撒到河边的总是最多。不知世上先有人类还是有河流，但我知道人们历来逐水而居，哈拉哈河和额尔古纳河是铁木真的摇篮，河流到哪里哪里就马嘶羊欢，炊烟袅袅，他们又鱼狩猎、喝马奶酒、弹冬不拉、抱马头琴。努尔哈赤的爱新觉罗家族，喝着苏子河水，从偏远的长白山，到沈阳，到北京……我眼前这条河，不知它在上游经历了什么，穿过这座城它就要汇入黄河了，再往东一点，韩愈和杜甫隔河相望，他们的名字漂洋过海，穿过思想的疆场，抚慰了多少人的心？

不管彼此的脚步是并行还是超越，他们和它们都在悄悄改变着什么。

经过就不一样了。

说不出哪里不一样，就像河流经过河道，不知不觉就改变了。就是死了，干枯了，一路留下的痕迹也还活着，并将永远地活下去，活在后来的世上。

回头看我自己的脚印时，猛然发现水边的柳树，柳枝软了，绿了，能做柳笛了。一个伟大的季节，又从童年开始了。

## 连载



改授连州，于刘禹锡乃是不幸中之万幸。连州虽处岭南，但却是拥有十万百姓的上州，州刺史有从三品上的品级。刘禹锡从一六品司马一跃擢升为三品刺史，这意味者“纵逢赦不在量移之限”的诏令已被打破，只要用心治理连州，获得优秀政绩而再擢近畿雄州，绝非难事。

刘禹锡甫一上任，便迎向海潮。刘禹锡领着衙衙中人检视了公府仓库，查看了河塘堤坝，督促公人将老弱妇孺转移到安全地带。防务皆备，再看天空，已是黑云

刘禹锡感慨世事沧桑，玄都观于挥毫作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戏赠看花诸君子之诗，将要为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局。

对刘禹锡成见极深的武元衡览诗，以为“无人不道看花回”是以下品之桃花暗讽朝中群贤，“尽是刘郎去后栽”，更是讥讽自己是在刘禹锡走后才上位的，便急入官，求见宪宗。

观史而论，宪宗并非无道昏君，在唐朝皇帝中亦算是有所作为者。但终其一生，唯在永贞革新之事上耿耿于怀，不甚大度。究其原因，一乃当初与谋皇太子监国时，身为太子的宪宗亲眼看见父亲顺宗病榻上，完全任人摆布，因而极为痛恨王叔文等擅权乱政，将父亲用作傀儡；二乃宪宗登基之后，坊间流传其篡位及弑父弑叔流言，宪宗疑心是王叔文余党所构，因此更生忌怍。闻武元衡再奏，宪宗当即决定，必将刘禹锡等人再贬，不生还生。

翌日，正是复召官员入宫面圣之日。刘禹锡早起，明镜面前，拼命地想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

出乎众人意料，面圣之日，宪宗皇帝却迟迟不到，却见武元衡从含元殿后走出。刘禹锡一惊，心头掠过一丝不祥。“以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以饶州司马韩晔为汀州刺史。”武元衡提高声音，似乎在向众人宣布自己的绝对胜利，傲然宣布：“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

播州地处黔北，只有五百户，极度荒凉，是大唐疆域内下

州之中的下州。将刘禹锡从朗州司马改为播州刺史，这是赤裸裸的贬黜。以刘禹锡所负时望，这一诏命可谓石破天惊，他泪水夺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柳宗元与刘禹锡感情最笃，颇知刘禹锡家中之事。刘母卢氏已近八旬高龄，若刘禹锡赴播州，则为死别。思索再三，柳宗元愿以柳州与播州相易，上奏朝廷。宪宗在裴度劝说下，使刘禹锡改授连州刺史，柳宗元仍出刺柳州。

刘禹锡苦等十年，只在长安度过短短两月时间，便又要远赴海隅，令人好不唏嘘。新任刺史们虽留恋长安，但长安已无他们容身之地。刘禹锡又与柳宗元再出金光门，一同踏上了出刺州郡之路。

撇开二人友情，就诗中所见，刘禹锡的诗更多取法杜甫，也受白居易诗的影响，而柳诗兼取陶渊明与谢灵运。柳心性更激烈孤直，故其诗既有近似陶诗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之作，更多的诗，情调凄怆，气氛幽冷，意向孤峭，缺少刘诗那种豪迈昂扬之气与清新朗丽之风，但刘、柳二人皆为中唐诗坛不同于韩、孟与元、白两大派的两位卓然独特的诗坛名家。

第十七章 刘禹锡踏湖迎波

两月奔波后，当刘禹锡来到桂阳县连州刺史府门时，他便不由想起了王叔文。“先历州郡，再掌台省”这正是王叔文当年为刘禹锡指出的道路。不过后来事情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料，刘禹锡凭着一腔热情纵横驰骋，却在帝国中央的曲直中撞得头破血流，现在，终于拐回到了原定的道路。

涌动，疾风渐劲，四面凛冽。

“使君，风雨将至，宜速回避！”衙役心中焦惧，不住催促。

“避？避往何处？”刘禹锡答非所问，不顾衙役劝阻，径自来到城楼上。豆大的雨点乘着咆哮的南风，狠命地砸向摇摇欲坠的城楼。刘禹锡扶住垛墙，艰难但坚定地对抗着愈加肆虐的狂风暴雨。

隆隆的滚雷穿透嘈杂的坠雨，耀眼的霹雳撕破黑暗的牢笼。在这场振奋奋神的洗礼中，刘禹锡享受着狂风暴雨能奈何他的骄傲，任由风雨将身上仅剩的哀怨和晦气一扫而净。

衙役又来请道：“使君，此处危险，快随我去躲避吧！”

刘禹锡哪肯离去？反而大声问道：“如此雄壮之风雨，若在海边观看，岂不更妙？”

衙役大惊，回道：“这般风雨，只怕南海泛滥，冲入海塘，便成踏潮！某曾亲眼目睹，巨大的波浪铺天盖地冲上陆地，轰鸣之声震耳欲聋，横扫之地片瓦不存，若非逃避及时，必死无葬身之地！”

刘禹锡闻言，更加神往。因思身负百姓命运，刘禹锡便听从不顾衙役苦劝，回到坚固的屋中避雨。衙役升起火炉，为刘禹锡烘着衣裳，又讲述踏潮时排山倒海的非凡景象。刘禹锡按捺不住激动，从袖中抽出油纸包裹的毛笔，蘸着雨水，留下一篇淡淡的墨迹——《踏潮歌》。

在刘禹锡的精心尽职的安排下，这场四年一遇的强大海潮对连州的破坏，得到了有效的抵御。刘禹锡依朝廷惯例，先后作《连州刺史谢上

表》《谢门下武相公启》和《谢中书张相公启》三篇文章。因这三篇文章分别上宪宗皇帝、武元衡和张弘靖，而此三人正是主导刘禹锡再逐远的元凶罪魁。禹锡为文，实出无奈，文中聊作辩白，似叙感激，并无真情。刘禹锡书信中，刘禹锡感激涕零，愿以死报。旬月之后，京城传来裴度回信，告知刘禹锡一桩世袭俗的大案。

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御史中丞裴度遭重伤！

驽悍藩镇当街格杀宰相、刺伤重臣，文武百官不但以为弥天之耻辱，反而以藩镇凶悍为由，大放厥词，再谏宪宗罢兵停战，赦免元济之罪，并议罢裴度之官，以抚慰藩镇、成德。

宪宗闻奏，勃然大怒，严厉斥责：“裴中丞大难不死，是天不亡朕！若罢其官，是奸谋得逞，朝廷不复纲纪。朕用裴爱卿一人，足破众贼！从今日起，长安内外务必严加搜捕歹徒，凡擒获者赏钱一万缗，授五品官；敢隐匿者，必夷灭三族！谁人敢复言姑息，必以逆斩之！”

群臣惊悚，皆不敢作逆。

待裴度伤愈，宪宗便令裴度补武元衡之位，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总领淮西军事。武元衡已逝，裴度入相后心中便有复召刘禹锡等人效命淮西之意。但以此试探圣意时，宪宗正为武元衡之死而伤怀，不欲使刘禹锡等回京而失与亡者君臣之谊。裴度只得将此种神歌曲付书禹锡，令其安心治郡，待有政绩，再行量移。